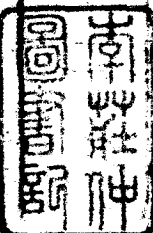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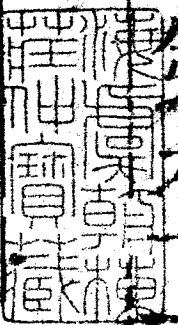


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素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  
 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  
 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  
 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  
 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為人及  
 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  
 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已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

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  
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纏纏有條理  
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  
必頌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  
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惻惻無華  
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姿  
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  
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嫿反無以  
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  
君卒既與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

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  
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  
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意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  
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  
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  
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  
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  
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躬篤自有  
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日益衆府君  
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昏喪

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取文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叙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從以儼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斲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挺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又故稱者莫能易也家於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貴出遷徙之所亦則

故侍郎胡公實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竒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聞道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學益日益大嘗客衡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克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曉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

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眾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為言於是詔特以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切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計上獎嘆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山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言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

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待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疾杜門以書質書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

歸行數日罷為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急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為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

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曲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如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少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子期貧子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石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

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文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可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州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泣其孝伯乞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

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願雖不能不忍負也則  
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  
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  
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  
掠篡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  
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弊夙亂  
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

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鬻之羞願反薄習恩輕德  
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  
不覺悟而聖賢循已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庶恥之  
教益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  
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  
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  
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  
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蕭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  
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為己之學  
而不屑為童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于文

感

見  
寔

吳君耕者以書來道其志而請葬焉予三復其書  
 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  
 場也則振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絕言盡然學  
 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發學始於田子言  
 而後求之既疲於窮言思慮之苦而後冥殆矣其  
 後屢見且將論及世之有道君子而師文之  
 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言其友未耕道使言  
 予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竟予  
 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編歸之信其子  
 不忍言也歎言師德性至孝至信及母夫人

曲盡愛敬劑和其餌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  
 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  
 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  
 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  
 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  
 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  
 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  
 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  
 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



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  
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豪忽之差有蹠其徒卓哉若  
人惟義之學刻意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  
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柎于宅孰  
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  
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  
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  
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為深  
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  
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  
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  
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瑛亦衰絰杖出拜伏哭固  
以銘墓為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  
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  
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死  
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  
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

就傳莫歸則不復去親創讀書數千言為文敏  
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  
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  
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  
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  
益務實學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佐  
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  
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  
明  
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  
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典事濟眾則又懇惻憂勞  
如己者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  
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事恩補  
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冕柝帥江西辟掌書  
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  
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  
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為不理囚  
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  
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  
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為所以均  
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

顧不悅君即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  
安人以瘴毒為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  
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  
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  
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  
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  
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為人清夷恬曠  
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  
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  
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已  
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  
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  
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為  
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  
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  
予既書其最納篋中然間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  
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  
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  
死此為重可哀者乃復叙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  
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歛歆以光孰啓于家而居于邦孰豐其粹而奮其長帝因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爲河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合晚乃爲劍浦令以卒夫人生原慤不妄戲笑未笄失其母幼入家

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晬而寡夫人誓志秉節毅然不可奪無何劍浦及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持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內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整雖會合分寸無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憚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捧視漱沐一不以委它人及少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

借以顏色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  
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一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  
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  
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借選夫人爲其母之不見  
每及之未嘗不悲嘆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薄  
於榮利而厚于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  
夫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  
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  
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  
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  
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游掾言因刪取其大者叙  
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繫夫陰統陽盛衰脩天初  
莫量有繫弗改茲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祗若帝  
訓篤不忘疚榮艱棘廩欲僵卒濟厥子後以昌玉  
靈食墨此澗岡納詞誅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  
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  
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

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  
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  
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潛隱居不仕而其葬也  
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  
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  
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  
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  
古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  
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  
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

月十八日年十五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一  
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師子嶺之原奉  
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子廬阜之陽如舊  
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  
而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  
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  
友崇陽大夫游君言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  
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  
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小有忿爭則  
爲居間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

理其家事而任其昏嫁之害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匱以歸里人有以亞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山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謀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成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以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則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今欲以聞薰爲府君得勲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虐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忤官人有謂府君蓋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安安丘林吟諷書史道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嗚呼予生晚不及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其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令一女繼室黃氏曲江令

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其次某女四人游君  
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輔保義郎上官貴其  
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  
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  
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刻宰上以竣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隨爲惟仁之歸孰長其  
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知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寔疾于邵武  
故縣之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

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  
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  
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藏久未克識蓋不  
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  
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  
辭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道  
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既哭  
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  
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  
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

使來訃  
公哀

閱



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  
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以卒  
故兩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尚書  
右丞更承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假  
承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  
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旣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  
是無復進取意旣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  
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  
秋高性嚴而多疾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隣家有  
李承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  
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什之  
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  
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  
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橐  
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其傭不以一毫自  
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子至其教子擇師雖輟  
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  
以德業風槩各有聞於當世旣又並登朝列遇郊  
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  
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

公著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于九塾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其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其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請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婁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以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無隋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嘉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

而不倦者為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為  
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浹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  
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  
尚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  
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  
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亮  
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

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慕也世為建州建陽縣  
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  
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  
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  
組紉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其  
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  
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  
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  
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鹽櫛溫  
清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

言以爲諸婦模楷遭舅喪大夫公素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墮爾先業爲也退扃橐中裘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爲人誠慤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矜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精能言則冥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卽爲迎師擇友教誨諳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

嘗為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逢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歧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剟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壺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貴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為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偽楚僭位號公即日出居于外既而邦昌果遣學官

致偽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建  
炎再造丞相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  
詔補修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  
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  
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文林郎保寧軍  
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還秦丞  
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己差通判建州事罹外  
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  
年矣轉徙外服士友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  
檜已死公道稍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為祕書省

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  
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滿  
歲為真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  
使祕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治  
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  
為計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備上聞  
公言矍然曰非但為離宮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  
目宮寢悉備此豈止為離宮者以臣度之虜勢必  
南虜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事勢  
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宰相皆不悅

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即不以鄙言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祕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爲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黃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上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論之曰

唐置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若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爲送伴使還又言聞虜自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

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  
將有事于明堂公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  
詔從之既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  
宗皇帝計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恆駭不知所爲  
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  
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  
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  
是始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  
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且曰朝廷與仇  
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虜未嘗

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虜日益  
彊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  
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  
事為言至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  
衆渡淮矣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  
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  
使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虜騎至  
江場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  
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從臣獨  
安道那比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



皆慚服也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

守湯息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  
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  
中矣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恩  
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主當瘞重  
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  
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  
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  
為恭耳虜既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  
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

曰君臣之名既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若土地  
則其得失取予非有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  
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  
公以量入為出為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  
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  
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為德宗之為哉上  
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  
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  
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  
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為上敷陳甚悉會詔給

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既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內  
帑之弊於是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爲左藏南庫明  
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  
曰前給筆札群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  
言非難行之爲難願陛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爲  
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爲號公  
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虜約和公  
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者  
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  
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  
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  
而遽作樂不亦失禮遠而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  
且引永祐龍輅未返時事爲比左相湯思退曰時  
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耶右相  
張魏公亦曰今乃爲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  
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且嘗北面事之有君臣  
之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  
尋有旨集議而廟堂間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  
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  
詔勅下者問理如何未嘗顧已徇人小有所屈內

侍李綽徐紳賈竑梁珂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豈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軍士以爲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爲不可而侍郎錢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群小相與益肆謀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爲張公黨騏後亦不能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上亦寔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臣曰黃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用事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

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嘗聽納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遠在沙漠爲臣子者

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爲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虜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

讒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

皆切中時

乞身以

提筆

病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出居帶香茗為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敢召則上手為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綸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

墨賦歛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  
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  
察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  
年雖身安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  
一日忘朝廷間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  
者蓋動心焉然尚冀公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  
也七年八月竟以疾薨于家之正寢先是屬  
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宮爲言  
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至  
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

第享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  
百戶實封百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海  
男源通直郎瀚承務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  
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源明承事郎張鑄承  
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三子及第二女皆天孫男  
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  
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它人  
視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  
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  
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

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官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躬尚風教在朝廷守經据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襮之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敬重公婁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賤以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能忘

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愠之色爲郡從事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博宗而造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事時見官外猶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即解印去其人曰所攝黨缺員盍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爲內知已親幸它教

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公獨不徙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丁朝者曰多斯侮之獨感公遇已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爲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爲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辭爾自高而有懈意惰容也蓋公之爲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旣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



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慈實尤以空  
言為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  
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  
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瀚狀公  
行事屬熹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  
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叙其事而  
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

里居第之北曰

原葬以

月

月其銘曰

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為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  
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

渙則植本自身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  
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  
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與目隨行滿當世言為寶  
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用而  
不究君子惜之勤銘幽宮維以質之

###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  
太父某太父某皆為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  
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  
卒贈中奉大夫公生時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

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  
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  
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筭不以苛峻爲事一  
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  
無它嗜同寮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  
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  
監舊法課卒淘土取弃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  
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  
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它費以足  
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

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  
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  
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  
敬與訓唱往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  
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內悉以諉之復監泉州軍  
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  
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  
之旣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以聞者歎服晚再爲  
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節大夫行年七十有  
三淳熙六年七月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

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  
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  
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仁承節郎善傑忠翊  
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其二亦夭其五人則從政  
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理李綱更造司馬邁其婿也  
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匱葬于邵  
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  
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  
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  
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  
習從官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  
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者滿  
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  
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  
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頗用棊博自娛而老壽以沒嗚  
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唯紆人之勞寧卻己之進豈一己之廉而速人以  
病仁夫趙公有畢其官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德不仕夫人生柔

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憚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虞侍所以開釋其意者愈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覩之不見其二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饌相與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楊卿遂登進士第任州縣以敦樸詳練為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為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久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楊卿之弟曰振卿曰一卿女伯季蚤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因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楊卿以從政郎為南康軍學子教授與子聯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

以告曰楊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  
 如有不能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  
 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  
 是使楊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  
 獲而未及為明年去郡楊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  
 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既孝既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  
 長儲身養食而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瀏陽城安劉君之翔彥集之妻吳郡朱氏者

先太史吏部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為人質實  
 易良自幼不見其有妄言慍色生五年而失先君  
 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  
 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曲逢將尤有人所  
 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事勤約不懈撫教諸  
 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內之治雍如也淳  
 熙八年年四十有三月乙未以疾卒子男二人  
 瑾瑱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  
 辛酉歲其柩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  
 步謂予曰子盍銘諸子寡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

妹予既杜門山間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  
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爲然然不一二歲  
輒歸獲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不復  
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爲予道其  
後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  
身呼動謂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彊  
書此以識其壙且爲銘曰

不日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

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  
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  
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  
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  
自號中隱居士娶李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  
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  
封其母爲太夫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  
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  
經屬文有聲座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  
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

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  
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  
福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  
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  
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  
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  
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  
脩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  
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  
斂爲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  
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怒資深  
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与送之  
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遺而與之詣曹校  
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  
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  
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  
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  
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昏嫁之  
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  
君旣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

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  
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  
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  
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  
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亨甫曰饒祁  
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  
子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  
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  
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慚也顧未及酬而聞其  
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資深中隱石  
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  
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  
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  
未半墮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  
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  
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  
聖丞相惇諸孫雅然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



又希檜言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  
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  
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  
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  
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  
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  
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日  
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  
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  
者益怒乃誣翁君它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尚書  
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  
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  
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  
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  
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  
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  
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  
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  
以集英殿修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

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  
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  
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  
喪去官改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  
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  
文字復直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  
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六農卒時  
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  
犖不群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克無

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年  
及君子君推以子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  
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  
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  
湯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  
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爲  
其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整家貲  
出百兩遺之會檜死事臺解後張氏父子俱  
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每規  
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

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蚤  
以河藥琦得不死它所為類此人所難者甚  
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  
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  
以繼祖兄誠之之子樛年為後一女適修職郎王  
神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即居之既卒遂  
遷江寧縣西北村柎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  
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  
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  
識諸吾且刻其墓上子婦家與君有連因得蚤從  
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  
事而銘之銘白

仁全故家知折茲謀勇蹈大難貫育其儔偉哉若  
人躬此達德俛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立四尺  
之宗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質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  
直祖麾皆不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  
率誅其行者皆當世達官名士公幼沈敏能自力  
澤間甫冠中進士第爲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  
授荆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湖南自軍興治戰  
艦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募丁卒守視不已公  
白之臺毀材爲薪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十

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爲止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黃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爲望郡更二太守無善狀公至委曲扶持之靖僚干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旣艱而水道經若水寨溯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公命輕裝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還第功遷秩擢守與國軍至郡承前守罪去之餘帑度空乏北軍以廩假不時至或羣噪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爲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事闕下即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還至豐城暴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今爲迪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爲驕奢居官斂晦不爲赫赫之名然所至爲上官所推舉平時溫溫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爲有踈屬之

女受鬻于人公聞之遽投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  
有旅死者公爲棺斂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  
遠貧不能行公爲裹遺之雖靴袍巾幘之類畢具周  
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  
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  
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  
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此  
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  
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獠出沒之衝比年復有  
寇之警而屯兵財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

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尤非  
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  
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  
厚而受賕輒以重法論至獄卒陰操木索笞箠輕  
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爲姦利者得從  
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廩獄卒而重其法義倉  
歲賑矜寡孤獨甚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  
谷請即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  
者蓋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  
爲固不止數事然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

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爲延譽諸公間居鄉厚今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爲善嘗以田二頃爲義莊周貧族人以爲猶有公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  
年  
月  
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

請君子惠而許之則爲有賜於吾先矣子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爲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既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胡嗇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君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溪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庭秀之女年十七歸任氏任氏世爲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大夫

人犇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嫁時乘其厚盡給以  
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  
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進  
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  
嘗通守武昌久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  
司問遺往來皆如真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  
宜人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  
粗足何以是自污爲哉大夫公以爲然皆謝不取  
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  
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爲戒大夫公  
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且  
至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  
蓋終身不以諉人教飭子孫甚嚴未嘗假以言色  
而視其飲食時其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  
敝衣袴亦不妄與旣病猶治家事不廢中外肅然  
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

子男三人璜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玠承務  
郎知臨江軍清江縣事皆先卒璋迪功郎袁州萬  
載縣丞女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容州程說之孫男  
七人希夷舉進士調迪功郎建寧府浦城縣主簿



圖南迪功郎嚴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鵬南搏南  
女■人璋希夷將以十年七月■奉宜人之柩  
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使其友方士繇述  
宜人閔閔事狀來請銘予先君子嘗與大夫公昆  
弟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又皆嘗來學其言宜  
不妄乃刪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奉饋高堂恭敬止佐夫子治成厥美肅如嚴君秉  
周禮考終卜吉藏於此土平川紆山崛起長樂之  
樂詔孫子

知南康軍石丑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  
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辟庚子之亂始居台州  
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  
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  
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  
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  
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  
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  
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閩人多矣  
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

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  
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  
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  
口乎守怒未已遣莫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  
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  
旣行視歸即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  
召鄉吏開解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  
之數旣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  
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  
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

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  
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  
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  
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  
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  
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指郡請留君不可  
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檐帷者守不  
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  
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  
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

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  
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  
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  
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  
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  
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貞始教之日親率  
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  
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  
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  
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貞外諸生數十或異  
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官爲不稱乃廣  
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  
之旣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  
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  
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  
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爲仇敵者君爲榜  
以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  
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  
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  
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

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  
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  
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  
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  
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  
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豪之私因歷引時事以  
質之言其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  
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  
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  
艱未終喪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

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春  
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  
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  
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  
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  
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弃子募人  
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  
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  
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  
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

嘗路繇踈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  
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  
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  
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  
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屏之室曰克齊讀  
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  
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  
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  
君至冀得用疲田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今年奉  
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  
即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  
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  
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  
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  
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  
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  
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  
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  
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  
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  
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疇也時若可竣而君  
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  
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相公霸諸侯有功世祀  
於齊中徙秣陵後避五季之亂復徙處州龍泉縣  
久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  
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爲郡著姓樞密之  
弟師醇贈承事郎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爲鄉望

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  
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  
事郎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姻稱其婉嫕李  
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侍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  
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爲時用入參侍  
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祿賜豐矣而夫  
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於前  
日也從公守郡輒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物在宣  
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  
以婉乳得疾危甚公以爲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

宜一意捍賊無念我公壯其言厲氣循城賊爲解去及公以忤秦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僦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無甚戚戚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闔門恐懼夫人獨夷然不爲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視無愧斯已矣已而卒無它始夫人嫁不及舅姑以爲恨歲時祠祀齋潔嚴敬凡滌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元妃黃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公南遷時二男者皆方歲夫人教之學旣冠皆以文行稱公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如己女遇左右寬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莊靜一舉動有常度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諸子曰凡人處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然於此若有得焉行之終身不敢一日忘也蓋李公平生以剛直聞晚歲遭讒去國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累封縉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

薨享年十

十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涿之村後  
以子孟珍請贈所遷官以益封於是乎有榮國之  
贈子男五人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孟  
堅右宣義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孟博不仕  
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江陰軍事孟博從事  
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人長適左朝  
散郎曹粹次適登仕郎陳汝楫次適進士陸權之  
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章駒次適朝奉大  
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郎早卒知微從事郎  
知言知易皆承務郎知退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

人其四已適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

卿章貢曾公適以女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  
之實既爲之狀將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曾公卒  
江陰使君乃以狀授熹熹既晚出又滯窮鄉不及  
升堂盡敬以觀夫人門內之治而曾公又先達也  
初不敢當顧先君子實嘗爲安簡公所知則義又  
有不得辭者熹爲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有以幹之其德乃脩人曰夫  
人匪慈則孝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執禮  
勝私逢世之紛蹈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其度俾



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夫人合德殊施此內而安  
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絕慚悔匪象匪辭曷詔冥味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  
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  
少師諱瑒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  
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  
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  
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  
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

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  
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  
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  
疑與月相吞之句故相何臬一見嗟賞旣長益自  
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奧雅靚深有非一時文  
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  
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  
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  
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  
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

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  
幾丁內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  
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  
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  
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遊  
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  
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脩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  
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冷  
淡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  
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官連蹇不

遂視之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  
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益其常誦其先訓曰與  
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之嘗求人知而人之  
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曠尚子平之爲人  
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  
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七朝夕倘佯於其間  
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媵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  
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  
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行意擊節慷慨自以

為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曾之蕭然無所適莫顧  
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  
杖幅巾率然乘輿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  
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  
悟解也其習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為文  
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  
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為通  
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  
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  
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石二年而卒時年五十

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

也公娶趙氏寶文

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中大夫安仁之女皆  
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  
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  
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為從事郎福州長樂  
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士郎徐樗文林郎劉琬  
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  
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  
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  
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為文十卷梅百詠一編

藏于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  
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品又得拜公函丈每白  
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  
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  
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  
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真無意  
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所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  
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  
不唯荒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  
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法爲忠勲公承厥  
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達于  
事功浩其永歸闕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  
以昭之不遐有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百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郎  
江公諱琦字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世鉅  
人長者沒而徽猷閣直學士胡公寅實銘之其夫  
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四十有一年卒其嗣子明  
將以淳熙甲辰二月庚申朔旦葬于其居里普光

之原而使介子嗣奉書及承議郎同里賈君應之  
狀來請銘子家建陽崇安間距夫人之居不百里  
蚤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聞夫人之行事而竊  
高仰之獨恨未及進拜堂下而夫人沒今乃幸得  
託名立石以詔後世其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無盡  
本劉氏女其父處士棐同產有適虞君恫者自夫  
人之幼而愛之携以歸鞠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  
明識義理不樂爲世俗華靡事往來兩家愛敬  
曲盡恩義兩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歸江  
公入門時舅姑年皆甚高禮法峻整諸婦少得  
當其意者獨夫人左右奉承禮無違者凡調脯烹  
飪之事旣躬服其勞而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  
爲敏給以稱微指旣進饋則又退屏側立踧踖以  
聽唯恐小不中度至或陰儲它饌以備更索雖在  
亂離顛沛之絕之中亦必多方營致不使有纖芥  
不滿之意皇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是善  
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內肅然  
以莊雍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居官遇事有可否必  
極力論辨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人視其或過  
甚者輒從容諷解江公敬焉江公沒時諸子皆幼

夫人年甫四十以禮法自將持守門戶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享細大必親江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恣兄弟衣食無所問既沒夫人命諸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人之志也虞君老且失子大人歸養益謹送其終哀戚甚蓋不沐浴不鹽酪有三年且爲之選於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貲產江一女兄適人既老且貧夫人迎以歸厚其養給禮啜飭備十五六年不少懈既又爲之室其子焉聞之善如出諸己見人疾病困窮閔惻調護唯恐及性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廿六大意下至練養醫

藥卜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內外咸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者衆口方譴叟不解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往往翕然以定晚學浮圖法一日脫然若有會於心者即屏簪珥卻酒肉布衣蔬食以終其身遭淳熙慶壽恩當得封諸子言於有司將上其事夫人聞之曰吾已棄人間事何以此爲且命而不謝是爲欺君吾敢安乎竟留其狀不復上九年歲在壬寅夫人年八十矣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諸子驚遽

呼醫進藥皆揮去曰母勞我蓋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四人曰渙曰明曰紹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知名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人女四人賈君所狀夫人之行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蓋嘗竊謂夫人資稟高明器宇恢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於治古禮義隆洽之時習聞姆師之訓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其所以自立於世者詎止於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爲子孝爲婦順爲妻正爲母慈嗇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於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幾可以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或以佛學稱之庶淺乎其爲言矣爲之銘曰

士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夫人弗學而知知之所至其行亦隨俾究而窮曷內而外藉令不然亦寡其悔彼幽者禪此明者天有

如不信訂此豐鐫

###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於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

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拭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諸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為宋太伯後世雖屬疏遠竊竊寢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為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為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為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

子異之擢以為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為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為既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



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  
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  
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  
祀恩始改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  
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旣殯居  
廬歎粥旣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  
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  
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  
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  
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

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  
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虞侍親側內外諸孫  
合貴賤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  
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  
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  
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  
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  
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  
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  
外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

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表延之見而  
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為  
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  
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為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  
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  
人及物為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  
以為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  
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即往  
哭之還其子子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  
者必收養躬為煮藥比瘡以解衣遺之歲饑設器  
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  
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  
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為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  
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  
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  
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  
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為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  
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  
眾為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  
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

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自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昏姻皆勲舊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弊者公旣勤其家不名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

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  
既爲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  
任亦皆斤斤謹實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敷  
郎逢維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  
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  
其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  
叙德美以贊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  
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  
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郎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

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  
約弛忠不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臯惟  
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  
德友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  
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  
墨衰經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  
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  
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

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  
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  
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  
家旣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  
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  
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  
病矣而亦旣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  
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洙之狀以  
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  
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負晚歲教授

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  
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  
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  
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  
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  
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斤家實爲  
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  
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旣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  
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遊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  
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宮勞賜耆老

墓 脩

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情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夕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生雖以賈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己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能

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覲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旣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拓溪祀邈綿逮君教  
子子能賢千里巧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  
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  
其先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  
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  
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  
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  
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  
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  
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  
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  
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  
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子  
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  
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  
民飢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喻民廣殖牟麥  
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携拜迎馬首  
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拯之策甚  
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  
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  
悅而君執議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  
已先喻舒氏出其穀矣視飢民尤困憊者收養療

洽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採飢受賞或喻君盍自言君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治道廐置時民方飢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喻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

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趨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旣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飢詔吏勅民修築坡塘以爲之備吏情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



推上德意喻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  
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  
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  
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  
弟忠信亶亶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  
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  
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  
之弊二曰淮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  
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推稅之弊其言明白  
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

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  
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  
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  
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  
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  
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于直民甚便  
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  
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  
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  
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

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美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勤分極力拯救旣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贖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並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遠繫咎筆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莫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即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襁褓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豪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己者

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為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喻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之兩邑獄空皆歲餘它日道出其竟民老稚相携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竟而後反君為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允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諫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允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山大田之原允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為之銘曰

學以為己仕以為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于四鄰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墮于中身欲考其德

訂此墓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

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珩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蒲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即爲南嶽祠官嘗調諸

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  
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首負罷最後從兄忠肅公  
強使出爲法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  
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  
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  
放以歿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即  
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  
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  
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  
于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於身又

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  
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日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  
里許即預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于溪  
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客賦詩  
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  
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  
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  
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  
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  
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

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為人簡  
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  
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為  
州縣董社倉歛散為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  
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  
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  
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為使得試用所立當如何也  
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  
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  
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  
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  
郎學圃尚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為諸兄後其  
次女亦嫁而夫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  
十二月十一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誑也寧  
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慢亭之南其川  
齋淪岡齒岸也生樂其遊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  
歿也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知贛州軍州事朝請

郎趙公某卒於官明年二月

歸葬所居邵

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已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為人則未有託也中氏蚤從張荊州遊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子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

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鄉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計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焉怖啼號老稚相扶携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

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末太  
宗皇帝之第子也曾祖仲開府儀同三司贈  
太師追封成王祖士嘗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  
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  
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  
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閎爽好學遊庠序  
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  
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  
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  
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

爲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  
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  
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  
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不請無  
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  
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勸民藝麥潞水寬諸  
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別以使  
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  
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  
吏必先寒畯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



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  
喻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  
之詔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  
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  
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  
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  
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  
其後待次遭憂間居累年尋繹舊聞講習不倦而  
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  
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  
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  
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  
判官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尚幼公沒三  
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  
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  
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  
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  
諭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  
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  
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塗以屯惟時若  
人有聞于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  
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丘我銘其所用勸來者毋  
以惠文易此章甫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  
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孫弟  
之方霍然其變豪俠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  
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為姜姓國於陳  
鄭之間其後子孫居高陽者為望族中徙丹陽又  
徙永嘉至唐末有令瓌者仕江左為集賢院學士  
貶山陽令謫居建州關隸鎮因家所謂梧桐村者  
關隸今為政和縣而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  
者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尚  
可考也夫人父名峽娶同郡丘氏丘亦儒門令族  
故夫人生而靜淑治絲枲鍼縷皆過人生十九年  
嫁邑士黃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失之又

生一男曰石纔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其姑曰新婦即死願以是兒爲託然教之必嚴勿以其無母而厚於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爲不亡矣旣而石長遊太學有聲稱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與傳誦夫人臨絕之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屋山之東遭亂不保再遷得其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石嘗教授某州學又教授敦宗院丞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末疾致其事自從政郎特遷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病雖廢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人世系行實一通泣語子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解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卒顯吾親於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旣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子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唐睨化罔怛音琅琅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遠弗忘我最其實崇斯罔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  
穀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  
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  
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  
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  
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穆無間言御下寬  
而有節爲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懈  
然不務爲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  
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

大義每語人曰吾常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  
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  
也淳熙丙午 月 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  
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  
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姓光祿大夫  
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子孺人潘氏王氏  
歸友恭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志補將仕郎年十有  
三矣予昔從友恭尊君湖南公遊見其施於實者  
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其飭於身者嚴履孫十歲  
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

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歸之賢不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

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宰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伐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叙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

利茲務記覽不類為舉子業以授室宗郎補登仕  
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  
得盜當受賞弁不顧遂為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  
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  
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為哉然  
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  
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  
君已無復仕官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  
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績之女  
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  
之原子男三人注消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  
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瓘林叔子  
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  
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  
考以遂其優游間適之願是可悲夫為之銘曰  
倚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  
數奚又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